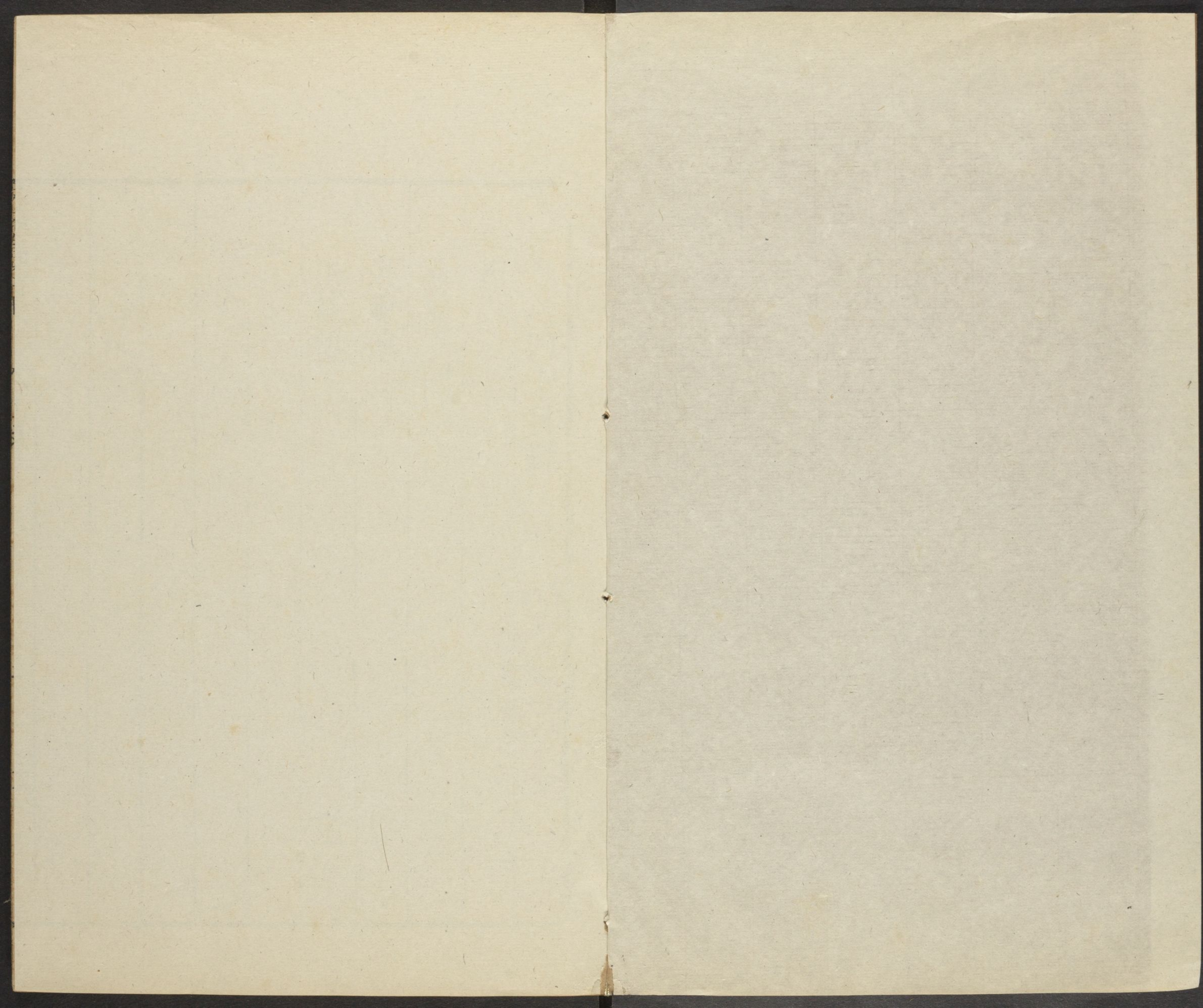


T5238.0/0623

51



文編卷之四十目錄

雜著

易童子問

洪範傳

洪範傳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歐

曾

王



文編卷之四十

雜著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子行

校刊

易童子問

歐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
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
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童子
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
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

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

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象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童子問曰師貞丈

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
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以其本於順
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
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
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
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
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
曰爲易之說者謂无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
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

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
貴也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
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
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
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童子問曰同人
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
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
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必使夫各得其
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

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
族使各得其同也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
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
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
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
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
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
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
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

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
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已
憂以天下之樂爲已樂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
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
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
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
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童子問曰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

文編卷之四
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
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
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
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童子問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
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
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
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
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

有所爲也不亦宜哉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
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
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
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
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
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童子
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
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
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
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

文編卷之四
一八
五
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
常德行習教事也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
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
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
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
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
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
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
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
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
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
聖人所以爲能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
謂也曰恒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
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
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
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
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童子問曰遯
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

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

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

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童子問曰履險路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巳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童子問曰

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童子問曰

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說

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

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

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

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可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

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

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
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
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
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
說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
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
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
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
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

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
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
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童
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
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
於已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
所謂苦節者節而大過待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
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
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

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厄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洪範傳

魯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

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
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
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
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湮之則失其性
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
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
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姓未賴時乃功也其曰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亦以爲
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
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
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
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
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
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
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
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
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日五行其在
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
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
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

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日建用皇極立中以
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
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
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
而通於神明者盡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已之得失
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
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言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
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
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

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
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又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
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
見於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於民則
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故六
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雜
而次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凡九要其始終則猶
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
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
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嗇潤下作醜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

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同意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文編卷之四十一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睿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人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

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算其所言者皆法

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
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
於視聽有能察於問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
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
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
纊塞聰又以作聰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
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
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
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
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
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於四岳欲無蔽于四岳則闢
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
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
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
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
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爲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
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
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又豈有欺舜者哉
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覆相參以

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人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

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叙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旣睦

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脩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

順上之所爲所謂効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
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
之所効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
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者舜爲司
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
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
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
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蹴
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

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
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
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
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
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
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
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
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
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

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青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青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爲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于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青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

無悛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於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中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

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彞倫之叙也不然則彞倫之數而巳矣四五紀曰歲日月曰日日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晷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于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箠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

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之所能受也而安汝
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
猷有爲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
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
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所以示
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之中
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斃獨柔不中者至於畏高
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斃獨柔無畏高明所謂
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斃獨則六極惡之
事也柔至於畏高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六極則

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
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
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
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夔之教胄
子臯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
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
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爲者進其行
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
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
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于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若幸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爲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又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及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已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已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在遵王之道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已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爲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已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
爲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
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
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爲
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極
者來而赴平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平中也由無
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
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
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者

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所
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
而國家天下可爲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
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
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無
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
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
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
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天然故易之道爲聖
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其

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
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
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
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旣
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于帝其
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
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得以親附天子之光輝而曰

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
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繇
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
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所
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效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
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
克變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
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德者所
遇之變殊故所又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

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爲德高抗明爽者本於
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
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
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已與
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
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
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
威王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
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也
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
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爲九矣人君於
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
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好
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
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王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王
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
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
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王食正直之

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爲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修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上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巳奔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巳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
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
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
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
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至
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
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
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
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

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蕪一極備凶一極無
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
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
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謂
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
蕃蕪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
為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極無
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

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常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已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

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之所省多者其責任重所省少者其責任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旣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得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證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證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證無所當而於言為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

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
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
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
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
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之在於民則人
君之所當嚮極之在於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
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
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
非可貴者也未可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
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

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
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
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行始之以五
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
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
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
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神人次之以庶證
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
始終先後與夫精粗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
於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

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證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洪範傳

王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行五事人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

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考川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

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天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

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魄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爲魄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竒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竒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二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

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治也語噐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噐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噐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

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

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
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冲氣之所生也故發之
而爲稼歛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故爰者言之於
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
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
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
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
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
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
潤則火燠土溥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

土烝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
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
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
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木因火革
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
爲械噐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
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敷能
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
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
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

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園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
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
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
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
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
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柰何終於撓弱而欲以
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
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醎故潤下作醎熱
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
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

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竒生則成而耦
以耦生則成而竒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
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
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
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稟則和故醎
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收
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稟收之而後可以散
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勿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
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
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
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
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
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
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
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
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

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
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
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
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
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
不率然後侯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
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
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
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
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

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
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
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
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
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
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
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
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為中君保中則民與
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
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滯朋人無比德者惟
君為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滯朋人有
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惟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為
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為所守不
協于極亦不惟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
之不協于極不惟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

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
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
則人惟君之中又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
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彼
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
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以從吾之
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
之道也無虐禬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
禬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

廢之而不畏也蓋禬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
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
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禬獨而禬獨實見虐矣不
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禬獨見虐而莫勸其作
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
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
也然則虐禬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
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
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

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
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
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助寡而爲不
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
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
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箠獨以爲仁
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
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
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詘賢者矣然後有
能有爲者得羞也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旣富之
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
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
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
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
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
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
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箠獨而畏高明
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旣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旣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與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

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
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
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
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
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
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令曰無有作
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
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
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
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
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之君而效之也二
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之此
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
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矣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
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

吾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
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
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
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
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
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
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
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

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尤愈者次
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
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
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
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
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
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
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
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
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

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五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蕭蕭宵征袍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文編卷之四十終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樂府詩集卷之四

